

绍 六

当代作家 丛书

秋 霸

I247.4
95

I247.4
121

狱霸

绍 六

长江文艺出版社

5

鄂新登字 05 号

狱 霸

绍 六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京山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280000 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000

ISBN 7—5354—0572—X
I·S02 定价：5.40 元

内 容 提 要

持“血统论”观点的高干子弟高步，突然发现生父是“阶级敌人”。在弄清真相的过程中，得到“旗手”的丑恶历史资料，因而制造了“五一〇”超级大案；一贯谨小慎微的画家伍亦山祸从天降，涉嫌入狱。

同一案件的真假案犯同囚一室，竟渐渐成为密友。腥风血雨中，重铸了各自的灵魂：高步经陪斩而精神崩溃，越狱失败后神经错乱；伍亦山却渐渐变得凶悍狡诈，经过与各类刑事犯头子的反复厮杀，终于成为千余名犯人中的狱霸。但他良知未泯，利用狱霸的特殊地位和一技之长，尽力保护高步等含冤者，严惩诬陷革命干部的叛徒，并冒着极大风险为高步从狱中传递出全案关键的靶环密码。

伍亦山出狱后，得知出卖高步的竟是他的生母，而高步却在转押途中翻车跌入深谷……

作品结构新颖，悬念环生，语言流畅并独具风格，塑造了众多鲜活的形象，熔可读性与文学性于一炉，同时对“文革”作出史诗般的再现和全方位的反思，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古希腊教士奥菲特斯提出下列法律条款：

“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

据此，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比希腊要大一千万倍的火球的“诡辩家”阿拉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

据此，宣布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的普罗塔哥拉被迫逃亡；

据此，宣传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的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这大概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

目 录

第 一 章	超级大案.....	1
第 二 章	恐怖之夜	28
第 三 章	偷生有术	40
第 四 章	作茧自缚	63
第 五 章	狱中有霸	75
第 六 章	真假案犯.....	101
第 七 章	噩梦难醒.....	109
第 八 章	血的航道.....	132
第 九 章	字的锁链.....	151
第 十 章	靶环密码.....	173
第十一章	突击搜查.....	199
第十二章	生死莫测.....	212
第十三章	人之发肤.....	242
第十四章	殊途同归.....	268
第十五章	争霸之战.....	310
第十六章	人鼠之间.....	320
第十七章	魂系石山.....	335
第十八章	小镇奇遇.....	347
第十九章	夜惩叛徒.....	367
第二十章	鬼宅之梦.....	401

第一章 超级大案

1968年5月7日下午，高步

“东方红”七号轮的呜咽声向四周扩散，最终凝固在城市的防水墙上，组成一篇神圣的乐章；防水墙象一条灰色的巨蟒，蜿蜒在市区的边缘。轮船渐渐靠近武汉港十七码头。

我坐在舱房的铺位上，一眼便看到在趸船上接客的人群中，秦小莉正用力朝前挤着。她是来接我的；我并不喜欢她来接我，可是除了她，我又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又返回武汉。我故意不去招呼她，而是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她。她究竟是我的战友还是我的情人？我为什么总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秦小莉的那身旧军服是熨过了的，大概还是用的盛沸水的搪瓷口杯熨的；鸦鹊辫上依旧扎着两束红结，还是我离她东去前的那副巾帼英雄的模样，一个典型的、持改良路线的造反女闯将，只是胸部更加饱满，象随时可以撩开衣襟给饥饿的婴儿哺乳的样子，然而她并没有生过孩子。名义上她还是个姑娘，处女。这一点，她和世界上许多事物一样虚假。但是我非常喜欢她的这对乳房，因为它能勾起我内心深处某种

朦胧的温馨和悸动；只是我非常讨厌她的身材，太健壮，太丰满，太高大，常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真是一匹令我感情十分矛盾的大洋马！

秦小莉只那么几下便挤到人群的前列，动作粗糙有力，十分显眼。

我同样不喜欢她的这种动作举止。如果要改造她这一点，就应该让她认识母亲，学习母亲，象母亲那样温柔细心，一派大家闺秀的身姿神情。但我不愿意让她见到母亲。

轮船象一个忸怩作态的女人最终顺从了并不喜爱的男人那样，叹息着、呻吟着贴上了趸船，发出一阵轻微的摇撼。

早早地，乘客们便象被刺刀驱赶着那样，在狭窄的通道上向前挣扎、拥挤和蠕动。

我依旧一动不动，目光从秦小莉身上移开，看到蓝色的人群、红色的标牌和黄色的象形文字，在从乌云间隙中透出的阳光照射下，发出浅褐色的反光。到处是攒动的人流。可怜的芸芸众生，你们可曾知道这阳光是云遮雾障的？你们的头顶上转动着指挥棒，指挥你们互相残杀攻讦，并将你们，连同整个国家推向悬崖？在此末日即将来临之时，也许只有我，是唯一头脑清醒的人！……想到这里，我热血沸腾，激情荡漾，下意识地抓紧了挎在肩头上的军色书包，摸了摸藏在腰部的那支二十二口径的加拿大手枪。

坚硬的金属给我增添了勇气；书包中的真理给我增添了激情。

该上岸了。

我离开舱房，缓缓地跨下镶着黄铜防滑条板的楼梯，步履庄严，心中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亲爱的同胞们，同志们，无

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亲人们，不出几天，我，高步，一个小小老百姓的高步，一个浑身流动着英雄血液的高步，一个最早醒悟的高步，便会让你们走出时代的迷雾！但毋庸讳言，作为这次历史重大转折的领路人的我，也仅仅是在几天前才醒悟过来的。当我意外地获得那些材料之后，我才突然感到自己象从黑色妖雾中奔突出来，并发现自己正站在怪石嶙峋的悬崖边，正低着头，注视着脚下的无底深渊。我敢情吓出几阵冷汗，因为只要我象过去那样盲目地再跨出半步，便会摔个粉身碎骨。我回首一看，看到过去的我，口中念念有词地冲杀呼叫，在众目睽睽下，赤裸裸地跳着“忠”字舞。于是，我的惊恐和后怕之中又掺合了几丝自嘲。

我的使命感正是从惊恐、后怕和自嘲中转化而来的。我要将那些意外获得的材料——不是那些满天飞舞、似是而非的北京专电、马路消息、牛路电讯之类——如实地告诉你们。从此，真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从未领略过的神秘感便攫住我的心。

秦小莉挤了上来，面颊兴奋得绯红，大大的乳房在军服内抖动。

我对她浅浅一笑。她说过她喜欢我这机智而羞赧的笑，不象其他粗鲁的男青年。

“你好。”我伸出手。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臂，眼眶有些湿润，不无委屈地说：“我千里迢迢陪你来到武汉，可是你这次顺江东去，就那么突然消失，害得我……”

我拍拍她的手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她抢着要拿我的书包：“你没有行李？”

我感到她的手碰到我的腰部，从她异样的眼神中我知道她感觉到了武器，便扭过身子，抓紧了书包：“不用。我什么行李也没有。”

“可腰上那东西……”

“嘘——上岸吧。”

走出码头，海关大楼巨人般地兀立在眼前，将我们拥抱在它的阴影之中。

“告诉我，这些日子你去了哪些地方？为什么去那些地方？”秦小莉严肃地问。

我沉默不语，讨厌她提问的口气。

我们走上江堤，摆脱大楼的阴影，在一个四处无人而又视野开阔的地方坐了下来。

“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她追问道。

“我没有回答的义务。”

“不，你有义务……至少你要谈谈你身上的武器。虽说我们都是将门子女，但这场革命不是靠武器决定胜负的，而是靠真理，靠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靠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好了好了，‘文攻武卫’不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吗？！再说，争论这类事情已经毫无意义了。”

海关大楼的钟声响了，低沉而缓慢，敲出《东方红》的曲调。秦小莉显出坚持要我回答问题的神情。我知道，她不仅认为我对她负有义务，也认为她对我负有责任。她是真心爱我的，热烈如火，执著真诚，总认为我象个童心未泯的孩子，总担心我干出什么傻事。当然，我也确实干过很多傻事。发现我身上有枪，她的担心就非同一般了。

“这枪是我在上海找大串联时认识的一位战友弄的，请放心，我还没有使用过。”

“那么你这次东行的目的？……”

“原谅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也许以后，当阳光普照的某一天……”

秦小莉没有勉强我：“好吧，我会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现在应当回家了，我们坐七路车，我陪你一道回去，我想你也应该让我认识一下你的母亲了。”

“不！”我忙回答，“而且我不打算回家，至少在最近，我不想见到我的母亲。”

秦小莉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与我一道步下江堤，走进繁华的闹市区。

“我还要告诉你，我这次回来，与前不久同你一道从北京来到这里大不一样，除了你以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高步来到这座城市。”

“为什么？”

我默不作声。

“也要等到阳光普照的那一天吗？”

我点点头：“有安置我的地方吗？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但要有工作条件。”

“怎样才算有工作条件？”

“例如，例如有桌椅，最好能有刻蜡纸和油印的工具，当然，这些条件我自己也可以创造，重要的是要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藏身之所。”

“有人追你？”

“不。我要工作。”我问：“你还在赤卫军联络站？”

“嗯。北京赤卫军总部已同意我担任站长了。”

“很好很好，总算有个一官半职了，只是没有俸禄。”在我的眼里，秦小莉同样属于芸芸众生的一员，沉溺于迷雾中而不觉。她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八百里秦川冲杀出来的英雄好汉。不过现在，自从此次东行，我便可以不再喊那位陕西大汉为父亲了。假如我重返北京，见到他，我将十分坦然地喊他一声“高副部长”或“高副主任”，而见到秦小莉的父亲，倒可以继续喊他“秦大伯”。当我和秦小莉从八一小学升到八一中学后，在这些愚钝的大人们的眼中，我们算是确立某种关系了。但是不久，我便对她厌倦了——即使在最热烈的时候，我也似乎并未真正爱过她。她取代不了我心中的一个形象，那永恒的美的形象，那俏丽、纤小和温柔的形象。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形象是谁。不过秦小莉有时也让我动情。她热烈豪迈，有一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我是她追逐的目标，也是她心目中最理想的玩具。我不时想摆脱她。可这次我却需要她，需要她的机敏、勇敢和豪情。我的这次伟大的、划时代的行动，需要一位象她这样的掩护者。

“你不用挖苦我了，”秦小莉说，“我丝毫没有当官的想法，我只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真理。你也不用嘲笑我们赤卫军是什么改良派，什么康有为……”

“不谈这些好不好！”这些过去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如今变得十分可笑了。“你们赤卫军联络站还设在红苑？”

“是的。啊，对了，你就住进红苑吧，那里有许多空房间，周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有人问，就说你是北京来的……”

“太好了，走吧！”

我们疾步向一路电车的始发站奔去，只有这路车通过长江大桥开往江南，红苑就在江南的闹市中心。

1968年5月13日下午，伍亦山

我听到肿肥胖胖的耿大伯钟表一样准确地走下楼，一路上压得残朽的楼梯不住地“吱呀”叫唤，象个久病不死的衰老妇人发出的呻吟。突然，耿大胖子象记起什么，停住脚步，在楼下天井内喊了起来：

“老三！老三！”

这是叫我。我住在楼上他家的隔壁。

我推开窗户，朝下面应道：

“哎，耿大伯叫我？”

“是哇老三，你要有空，今天下午就到我们店里来一趟，啊？”

“有事吗？”我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每次在楼上窗口对楼下的人说话，无论是与前屋莲莲家谈家常，还是与后屋徐委员交换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内心总会产生出一种企盼：要是徐委员的老婆水兰能走出房门看我一眼该多好。她的美丽令人心荡神迷。

“帮店里写一条大标语。”耿大胖子回答，“油漆、梯子早就准备好了，单等你大笔一挥。”

“好，我这就去。”

“革命敬礼了哇，老三！”耿大胖子满意地腆着大肚皮出门了。

我走下楼来，不早不晚，徐委员家的水红色门帘被轻轻掀开，水兰从里面出来，手上纳着鞋底。

“哟，三哥好积极呀！”水兰将身子移到大门外看不到的地方对我说道，眼光朝四周逡巡着。只要与我讲话她总是这个样子，表面看是心猿意马，实际上是女人的鬼心眼。

其实这是多余的谨慎，我们本可以大鸣大放地讲话，因为此刻楼下除了我俩之外，没有第三个人。前屋莲莲家的父母王老师夫妇在学校，虽无课可教，但却早去晚归；莲莲本人约了几个大姑娘到江西串联去了，说是要拜谒和瞻仰圣地井冈山，十天半月回不来；徐委员是五金厂的工会干部，厂党委委员，如今在“工人总司”的总部混上个差事，忙得不亦乐乎；我的妻子是城建院的描图员，不仅坐班，而且路远，中午是绝不回家的；即便是楼上耿家，两儿一女都在学校闹得欢，耿大妈又是个足不出户的女人，没有可顾忌的。尽管如此，小街上的私情总象处于千百双眼睛的监视之中，说不定哪个板缝里，说不定哪个戴红袖章的……所以，不仅水兰十分小心，我更加小心。

我有自知之明。虽然长得身材匀称，体魄健壮，干的是美术工作，有幻想和追求，也有诗人般的热情，但我终究是个六十年代的中国小知识分子，有着盲目的积极，模糊的目标，“右”的恐惧，“左”的外表，遇事优柔寡断，平日谨小慎微，只在美术方面，私下保留一块极小的自留地，进行着脆弱可怜的小小追求。我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压抑的矛盾体，一个苦恼而安命的小人物。但无论从感情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我都深深迷恋着水兰，每当她叫我一声“三哥”，我的心头便会涌出异样的兴奋之情。这是我这辈子最爱听的呼唤，然而，

我又常为与水兰的这点说不上是私情的东西而苦恼自责，心里十分痛苦。

水兰比我大两岁，从乡下嫁到武汉已经十年了，但仍保留着一股山野的灵秀之气。她容貌端庄，体态丰满，但却因细长而下滑的柳眉显出一种娇媚的“病西施”的神情，一种恹恹的古典美。她由于从未生育，身段保持得极好。徐委员爱惜她，没有让她参加工作，只是偶尔从街道五七工厂领点猪鬃回来让她拣着解闷。其实她的文化并不浅，文化大革命以来，喜欢打听社会上的事，有时还出门看大字报，对传单特别感兴趣。她一直被压抑的某种东西被动荡的社会摇曳了出来。

听她说我积极，我便应道：“再积极也没有你家徐大哥积极呀！”

“提他干什么！”她揶揄道，“你怎么不去混个头头脑脑的当当？”

“我不喜欢打打闹闹，不是那块料，落个逍遥自在，在家里画点画。”

“我总说上楼看你的画，可是……”

“去，现在去都行。”可是我真怕和她单独在我屋里，这是为妻想。

“算了算了，你还有耿大伯的重任在身。”她忽然记起什么来：“忘了告诉你，昨晚你徐大哥回来，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我感兴趣地问。看来中国极少有真正的逍遥派。

“一件特大的反革命传单案。‘五一〇’案件。”

“‘五一〇’案件？反革命传单案？传单满天满地都是，

怎么这样定性？”

“恶毒得很。”

“什么内容？”

“连他都不让知道，知道的也不让扩散，扩散的也按反革命论处。”

“有这么严重？”

“嗯。还说限定三日破案，是一个通了天的案子。现在各个群众组织正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行动哩！”

“怎样行动？”

“书呆子！连我这个家庭妇女都知道，层层排队，大胆怀疑，走群众路线。”

我忧心忡忡地说：“真不知道谁会排在队里……”

“我总在担你的心。倒不是担心你干那种事，而是担心你写写画画的出那种多一笔少一划的事来。”

“我会过细的。”

“这年头，凡事多加小心总不多余。”

“那倒也是。”我感激地看看她。

“不进我屋里坐坐？”

我很想进去坐坐，曾经有过一次，仅仅一次，想起来都叫人喘不过气来……“不啦，耿大伯也许等急了。”

“那你给我带两包味精回来。这东西难买，你帮他们做事，他们会卖你几包的。”

“好的。”我点点头，有些恋恋不舍地走出吉祥路二十九号大门。

门外是杂乱的街面，破旧的平房，二十九号虽然衰朽，但仍有鹤立鸡群之势。刷了一条毛主席语录的山墙下部，一个

摇摇欲坠、被腐柱支撑的偏厦，整个儿靠在它的上面。这间小屋过去是间单门独椅的私人理发铺，如今吴师傅在街面国营店里做活，吴七婆参加了街里的“红城公社”，戴着红袖章，坐在门边的靠凳上呆望着街头巷尾。他们是吉祥路最老的住户，吉祥路历史的见证。

阳光十分强烈，我只得眯缝着眼，习惯地对吴七婆点头打了个招呼，径自向路口走去。

我的祖籍是河北，可我的故乡是武汉，是吉祥路，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正走向人生道路的转捩点！

命运是不可测的，因而令人激动。

1968年5月7日傍晚，高步

秦小莉对革命作了一次真正的贡献：给我安排了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方。与这次贡献相比，她过去的全部行为：游行、呐喊，抄呀破呀立呀，揪呀斗呀批呀，从对运动的观望到介入、从冷淡到激烈、从疯狂到稳健、从大风大浪到儿女私情，统统都是不值一提的。

红苑在长江以南，面对长江的襄河入江口，原是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是纪念辛亥革命还是纪念什么大罢工我可没有弄清楚。它是一座建筑群，主楼雄伟，有一个哥特式建筑的顶盖，只不过被刷成红色，象建筑群的心脏。其它的建筑都是平房，对称地排列在主楼的两旁和后部。现在这座建筑物属谁管理，是一个只有天知道的小事，反正只要有空房，挂上一个什么造反组织或什么联络站的牌子，装上锁便成了谁的。十五栋109室是整个建筑群中最后面的一间，已经深